

24  
營中某號



29

84

毛115/45

# 息烽集中营

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八辑

贵州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贵州省息烽县史志办公室 合编

政协贵州省息烽县委员会

一九八四年十月

封面设计 石俊生

息烽集中营

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八辑

贵州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贵州省息烽县史志办公室 合编

政协贵州省息烽县委员会

贵州工学院印刷厂印刷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贵州省期刊登记证第〇五一号(限国内发行)

印数1—10000 定价1.05元

## 前　　言

息烽集中营对外名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息烽行辕”，旧址在贵州省息烽县城南六公里的阳朗坝，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统局在全国各地设立的无数监狱中最大的一所秘密监狱，是蒋政权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和法西斯统治的产物。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不久，京沪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为了镇压全国人民反侵略、反压迫、争民主的活动，巩固其反动统治，军统特务机关在上海、南京、武汉、成都、重庆等地，逮捕了许多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爱国学生，分批转囚於息烽。

息烽集中营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成立，一九四六年七月撤销。在这将近九年的时间里，先后关押了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其他人员达一千二百多人，被秘密杀害和折磨致死的有六百多人。今天，在阳朗坝周围的蔡家寨（息烽集中营的主要刑场）、快活岭、垮门洞等地，一座座知名和无名殉难者的坟墓，记载着军统当年犯下的血腥罪行。

息烽集中营的九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军统少将何子桢任监狱主任的时期（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九四一年二月），是军统对被囚革命者施以百般酷刑、恣意摧残和疯狂屠杀的时期。由于狱内中共党员、进步人士的反抗，我党国内进步舆论的谴责，加之时值国共第二次合作，这种赤裸裸的杀戮政策不仅没有收效，而且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不利。于是，戴笠撤掉了以“屠夫”著称的何子桢的职务，另派周养浩（先为上校，不久即提升少将）继任。周任监狱主任期间（一九四一年三月——

九四六年七月），也就是息烽集中营的后期。周到职后，根据蒋介石和戴笠的授意，一反何子桢的那一套作法，推行所谓“狱政改革”，搞“监狱劳动化”、“监狱学校化”，妄图以“精神软化”，解除被囚革命者的思想武装，得到从酷刑和杀戮中得不到的东西，从而达到其“反共、限共、溶共”的目的。这两个时期，反映了军统交替运用的反革命两种统治手法，但后者更为险恶狠毒。然而，用杀戮得不到的东西，用软化手法也同样没有得到。在周养浩搞“狱政改革”的五年多时间内，被囚的几十名中共党员和其他革命者，没有一人上当受骗，更没有人变节自首。周养浩只好望狱兴叹，自认失败！

一九四一年夏，狱中成立了以罗世文同志为书记的地下党临时支委会。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中共党员团结爱国将领、民主人士和进步学生，同监狱当局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出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杨虎城、罗世文、车耀先、黄显声、宋绮云、张露萍、许晓轩等革命先烈的铮铮铁骨、威武不屈的斗争意志和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是他们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对于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坚定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于鼓舞人们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有裨益。

“西安事变”以后，张学良将军被蒋介石先后监禁于贵州的修文、开阳、桐梓等地。为了纪念这位还健在的爱国名将的历史功绩，我们把它在贵州被囚的情况，一并收录入本书。

在编写这个册子的时候，承蒙有关部门和党内外很多同志的热情支持，使它得以顺利完成。在此，仅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经验不足，错误和缺点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 目 录

### 前 言

息烽的秘密监狱	韩子栋	( 1 )
息烽集中营黑幕	李任夫	( 9 )
我所亲历的息烽集中营	黄彤光	( 30 )
军统在息烽的各种机构情况简介	怀年 汤廷玉	( 41 )
周养浩谈息烽集中营		( 50 )
人间地狱	罗太康	( 54 )
罗世文烈士在息烽狱中	郭久麟	( 61 )
车耀先烈士在息烽集中营的斗争	沈寄踪 钟永玉	( 72 )
怀念宋绮云、徐林侠烈士	韩子栋	( 76 )
虎入笼中威不倒——黄显声将军息烽被囚记	黄彤光	( 88 )
威武不能屈——记许晓轩烈士	冯开文	( 92 )
张露萍七烈士事迹	雷英夫	( 97 )
党的好女儿张露萍烈士	盛年 罗马	( 104 )
追念张露萍烈士	周大泉	( 120 )
张露萍等七烈士的遗骨已迁葬新墓	编者	( 124 )
息烽集中营英烈事迹录	永年整理	( 126 )
杨虎城将军被囚玄天洞纪实	盛永昌 黄及翔	( 137 )
追溯往事，缅怀将军——访吴琼珍妈妈	彦华 汤廷玉	( 150 )
杨虎城将军被囚禁和被杀害经过	沈醉	( 155 )

- 周养浩谈杨虎城将军 ..... ( 162 )  
杨虎城将军被囚经过 ..... 龚玉廷 ( 165 )  
“警卫”杨虎城将军 ..... 陈谋玉 ( 170 )
- 张学良将军被囚琐记 ..... 邱秀虎 ( 175 )  
张学良将军在修文的片断 ..... 卓建安 ( 196 )  
张学良将军患兰尾炎治疗经过 ..... 陈家琪 ( 199 )  
张学良将军被囚开阳刘育乡片断 ..... 沈开忠等 ( 201 )  
怀念少帅 ..... 袁化鹏 ( 203 )  
张学良将军在桐梓的囚禁生活片断 ..... 钱文美 ( 206 )  
张学良将军在桐梓 ..... 兰奇 ( 209 )

# 息烽的秘密监狱

韩子栋

## 一

息烽秘密集中营，即国民党军统在息烽设立的秘密监狱，它对外的称呼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息烽行辕”（简称行辕），对内称“息烽大学”（简称息大）。中美合作所成立以后，对外仍称“行辕”，对内改称“新监”。起初是设立在息烽县城附近的川主庙，息烽特训班成立，转移到阳朗坝的猫洞。

监狱称行辕，是有来由的。据他们自己说：当年，大老板（指蒋介石）为了要当中国的“墨索里尼”，派“十三太保”到意大利学习。他们学习回来后，盛赞意大利有一所监狱，为了保密，设在轮船上。大老板听了，满口称妙，只可惜那时的中国，没有几隻大轮船，缺乏建设轮船监狱的条件。于是吸取了轮船监狱的保密精神，在南京海陆空军人监狱里设立了秘密监狱，下设改、过、自、新四个分监。这个秘密监狱虽在海陆空军人监狱肚皮里，却不属于海陆空军人监狱管辖，这真有点像《西游记》中的神话，但这不是神话，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因为我就在里头被关押了将近三年。

“七·七”事变前不久，这个特别监狱从海陆空军人监狱的肚皮里爬了出来，钻进附近新盖的一个比原来大得多的监狱里，它的下面分设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个监，另外还

注：“息烽集中营”又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息烽行辕”

有地牢和水牢，我被关在义监。抗日战争开始后，日寇飞机滥肆轰炸，这个新盖的监狱也未能幸免，蒋帮国民党便将狱中囚犯杀了一批，释放了一些软骨头，没被杀和没被关的押送武汉。

这个秘密监狱迁到武汉不久，又搬到湖南益阳，再搬到贵州的息烽。在息烽这个偏僻的山区，没有南京的那种保密条件，但又非保密不可，迫于不得已，才把它叫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行辕”的。

一九三八年的秋末冬初，凄风冷雨剥光了树上的绿叶，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之夜里，一长串封闭得很严实的大卡车，从湖南益阳开往贵州息烽，这就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一支汽车队。它一路上，打尖、过夜，或是整天整夜长时间的停留，都是静悄悄地开进人们不容易看到的僻静地方。

这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汽车队，是王牌，是带“特”字号的，其他车辆必须赶快让路，那是一点也缓慢不得的。挂着军事委员会符号的司机，历来是将喇叭按得哇哇叫，格外响，一则显派头，二则是逞威风，表示自己的“优越感”，满足虚荣心。但是这几天来，它为什么一反常态，不按喇叭，像小偷一样躲躲藏藏，怕人看见，怕人捉住似的呢？这是因为一出发，日本飞机对着押解杨虎城将军的车子扔了炸弹，虽然只炸了行李车，却吓坏了押解官。于是严禁声张，禁止司机按喇叭。司机当然不赞成，但是敢怒而不敢言，时常把满肚皮的不高兴，借题发泄到犯人身上。

好些天后的一个深夜里，汽车喇叭又突然大叫起来。

“搞什么鬼呵！”囚徒们疑虑着，猜想着。

“是要在这里枪毙？”有人这样窃窃私语，囚徒们都点头表示同意。

这不是押解吗？为什么都想到要“在这里会被杀”呢？这需要一点说明。

军统的监狱，从成立起，杀人的办法跟一般监狱不同，又很特别、又出人意外、又很秘密。为了保密，关在上海的，解到福建去杀；关在西安的，押到贵州去杀，一贯如此。前后的这些事实是我们这些囚徒猜想“要在这里被害”的原因。如杨虎城将军和他的两个儿女，原关押在贵阳，解到重庆还没进屋，就被刀子捅死，埋在花坛底下。小萝卜头和他的父母宋绮云、徐林侠烈士，也是刚从贵阳押解到重庆，一进房门就被杀死，埋在屋内水泥地底下。张露萍、冯传庆、赵力耕等七人，也是在起解的路上被杀害在军统局息烽仓库门口的石坎子上。在重庆渣滓洞，特务扬言把罗世文、车耀先同志解送南京，罗世文同志临走前写道：“此去凶多吉少……要高扬我们的旗帜……”，果不出罗世文同志所料，他们被枪杀在附近的树林里。

这群汽车鬼哭狼嚎般吼叫了一阵，戛然停住了。象封罐头似的封在大卡车里的囚徒们，戴着沉重的手铐、脚镣，手铐还用铁索穿起来，十个囚徒穿成一串。突然的刹车，使得已经嵌进肉里的镣铐剧烈碰撞，痛入骨髓。由于拥挤，铁索穿在一起只能窝蜷着的手脚，受到强烈的震荡，猛一伸，因为同串的人伸的快慢不一致，被镣铐死啃住的手脚，被碰割得鲜血淋漓。然而，囚徒们没有喊叫，没有战栗，他们从容地准备着走向杀场，作最后的斗争。

成群的手电闪耀着，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忽而交织，又忽而分开，夜是漆黑的，手电像是鬼火，叫人觉得这是个鬼的世界。囚徒们下了车，进入了令人不寒而栗的这个鬼域里。这时我想起李华在《吊古战场》中描述的：“鸟无声兮山寂寂，夜正长兮风淅淅，魂魄结兮天沉沉，鬼神聚兮云幂幂”。“降矣哉终身夷狄，战矣哉骨暴沙砾”。这正是特务为我们这些囚徒精心制作的此时的景物气氛。

“走！”囚徒们下得车来，还没站稳，看守们就大声吼叫

了。整天整夜窝蜷了多日的腿脚伸缩不灵，不听使唤，又被手铐铐着，脚镣镣着，铁索锁着，种种羁绊限制着，走起来高一脚，低一脚，深一脚，浅一脚，颠踬的，摔倒的……，囚犯的愤怒，镣铐铁索的叮当，看守们的皮鞭声、叫骂声，直冲霄汉。

然而，囚徒们没有被杀，而是被赶进经过改造的一片民用房屋里。囚徒们刚把在押解途中用来洗脸、盛菜、盛饭、空着的时候用来小便的万能盆子，从身上解上来，就听到看守吼叫“睡觉，不准讲话！”的命令。在牢里，看守的命令，比“圣旨”还管事，那是非遵守不可的。“管”字的分量是有多么大，多么沉重呵：像《水浒传》中林冲那样的英雄，还只得听任看守摆布。不怕言，就怕管！

都睡下了，只有伤病号无法遏止的呻吟。但是睡不着，侧着身子一望，紧挨牢房墙壁，上触天，下入地，密密麻麻地站着粗大的木柱子，这叫人想起三十年代动物园里圈虎豹的房子，不过没有虎豹房明亮，因为亮光只能从木柱的空隙中射进。菜油灯在轻风吹拂下，晃晃悠悠，影影绰绰，“囚犯”在似睡非睡、睡眼迷离中，常常把这些大柱子误认为看守在那里偷看，木柱的幻影成了囚徒们噩梦中赶不走的魔鬼。这就是我们来到的对外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行辕”、对内称为“息烽大学”的息烽秘密监狱。

## 二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息烽行辕”是一块夹字号的大招牌，它有“降龙伏虎”之力，有“太公在此诸神退位”的淫威。看守们常自鸣得意地炫耀摆谈，贵州省建设厅长的老太爷住的地方，离此不远，他家喂的狗被看守打死后煮吃了。打狗看主人，打吃了老太爷的狗，是打了老太爷的脸。老太爷气得七窍冒烟，在盛

怒之下，趋车到省城去向当厅长的儿子诉说。儿子听了，认为是不法之徒故意找他的麻烦，带着受了欺侮的心情，去找省主席。省主席吴鼎昌听后正颜厉色的警告他说：“这个地方我不敢惹，赶快给老太爷搬家。赶快……”。

“行辕”的招牌确实是保密的好方法。但是，美中也有不足，当看守们摆龙门阵摆到监狱主任（对外称行辕主任）何子祯的一件事时，与其说趾高气扬，目空一切（他们是见官大一级），还不如说是既有讽刺又有得意的一种苦笑皆非的矛盾声调，他们说的是：有个大官，据说是冯玉祥，路过息烽，下车休息。县长陈国桢介绍何子祯是行辕主任。冯玉祥瞪着眼睛问陈：“那个行辕？行辕主任我应该认识，我怎么不认识他？”

但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行辕”毕竟是块大招牌，息烽监狱被它封严了，秘密起来了，监狱里的囚犯与世隔绝了。这个监狱里，对共产党员是不判决的。我在秘密监狱坐了十四个年头的牢，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共产党员被判决了，一个也没有。不判，就没有“刑满释放”。“不判决”是一个折磨人的方法；人们不是常用“惴惴如待决之囚”来形容恐怖、害怕、发愁的心情；这个监狱是采用“待决”（即不判）来使犯人“惴惴”，来折磨犯人。也许有人会说，不判决就有被释放的希望，这对于囚徒，总得算是一点慰藉吧！

不。

这个监狱，对外称“行辕”，对内称“大学”，不用说，大学里的囚徒是从中小学里挑选进来的，对于共产党人、政治犯，如果有释放的可能，就不叫进大学，早在中小学里就释放或判徒刑了。

### 三

这监狱不准囚犯们和外界通消息，不准家属探监，是个货真价实的活人墓。可是我们不叫它活人墓，叫它罐头。因为它比活

人墓更残酷。在活人墓中，殉葬的人，并不会太拥挤，息烽监狱里的囚徒，却挤得像罐头里的沙丁鱼。

有一个警卫长，我们给他起的诨号叫“一尺三”。他这个人五大三粗，并不矮小。我们送他这个诨名，是因为他只准囚犯睡在通铺上，一律头朝外，每人的睡处只有一尺三宽，他用尺子量好，画上记号，不准超过。其实，人挤着人，也没法子超过。

“囚犯”特别是被捕已久的老“囚犯”，身体都很坏，差不多个个失眠。失眠的人，好不容易入睡，刚一睡着，又被左右邻人的转动碰醒。这时，即便是极有涵养的，也难免会有不高兴的表示，甚至嘟囔一两句。对方也是因为睡不着而烦躁不安，之所以碰醒了别人，实在是忍不住了，才翻个身，听到别人嘟囔埋怨，便会觉得对方自私不体谅人，情不自禁地说：“就这一尺三的地方嘛，有什么办法，那能光顾自己！”“谁光顾自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拌起嘴来。越拌嘴，越顶撞，越有气，声音也会越大。这种顶牛，不是偶然有，而是经常有。因为人总要翻身嘛。他们顶嘴的次数一多，也会影响到感情。时间久了，即便双方在政治上都是经得起考验的，也会发生隔阂，也会更容易吵嘴。吵嘴被看守听到或者收到小报告了，他们就装扮成铁面无私的面孔来评断是非，让人各自陈述自己的理由，攻击对方。时间一长，不反击的人被指责、挨骂、挨打的次数一多，不反击对方几乎是不可能的。彼此互相指责，看守成裁判官，日积月累，斗争矛头就会发生偏差，思想感情也会逐渐起着变化。

#### 四

囚徒们成天成夜、积年累月在牢房里挤成一团，连放风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放风，是每天或几天叫囚犯们在牢房外透一口气，活动一下手脚，或者在很小范围内散步十至二十分钟。对囚徒说，这是很大的享受；放风是监狱里囚犯的权利，剥夺囚犯这

种权利古今中外很少有的。但息烽监狱不但剥夺了囚犯们这种权利，而且还借口囚犯们身体不好，怕风，把窗户都给堵死或用纸糊上。

## 五

在公开的监狱里，囚犯们可以看古书、圣经、医学、自然科学以及《三民主义》等书籍。息烽监狱在何子桢任主任时期，连《三民主义》和蒋介石的《总裁言论》都不给看，牢房里没有书，没有字，一天到晚，像肉罐在锅里似的罐在房里，那种寂寞，能使人病，能使人疯，也能使人死。许多年纪很青，身强力壮的同志，没有几年就被这样窒息、折磨死了。

看书，在寂寞得要死的监狱里是消磨时间、减轻寂寞的最好办法，即便跟小和尚念经似的念，都有混过时间、减轻痛苦的巨大作用。由于特务们知道无事可做，无书可读，罐在罐罐里那种寂寞的可怕，使人受不了，所以才把不准囚犯看任何书籍当作惩罚的。

牢房是黑暗的，白天和黑夜差不多，没有多大区别，囚徒们过着不知道年、月、日，像太古时代“日月未分的那种混沌生活”。如果说囚徒们还残留有一点时间印象的话，那就是寒、暑、冷、热。天酷热了，知道是夏天来啦；天严寒了，知道是冬天到了。牢房，夏天像火炉，冬天像冰窖。生活在冰窖里的囚徒们，听到噼噼啪啪的爆竹声，彷彿恶梦初醒似的长叹一声“才过了一年”，埋怨时间过得太慢了。这所监狱还有和太古时代相似之处。上古的母系时代，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息烽监狱里的囚徒，因为不能和外界通消息，又不准家属探监，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儿女的情况一概不知道，正如蛮荒时代那样。不但不准犯人知道外边的事和人，就连本牢房内的人的姓名，也不准知道。他们有个规定，严禁“犯人”之间互通姓名，如果哪个“犯人”把自

己的真名实姓告诉了别的犯人，就会有人打小报告，泄露自己姓名的人，就会受到严厉惩罚。因此，同住一个牢房很久，不知道同牢房的人是何许人，姓甚名谁。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也可能把名字告诉人，但告诉的往往不是真实姓名。

息烽监狱的伙食，比我被押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时吃的那种霉米饭还坏的多。特别是夏天，馊气喷人，要是现在，我宁愿饿着也不吃。可是那时候，馊饭是维持生命的珍品佳肴呵！有没有菜呢？有：混水煮老牛皮菜叶子，或者是萝卜皮、白菜帮，上面飘浮着各虫种子。

我不必再多说这类事情了。总之，监狱当局想尽各种野蛮、残酷的办法，折磨、虐待“犯人”。他们给犯人吃的苦，只濒于死，却又死不了。特务说：叫你们“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成”，吃不消了，就得“悔过自新”。

但是，特务们忘记了压迫越大，反抗也越大的这个人人知道的真理。在息烽秘密监狱里暗无天日的情况下，共产党员不会停止斗争，也不可能停止斗争。

# 息烽集中营黑幕

李任夫

提起军统特务机关的息烽集中营，令人谈虎色变，毛骨悚然！大家知道，它是蒋介石王朝黑暗统治下的第一号天牢。在国民党统治的年月里，不知有多少革命志士和进步人士，在那里遭受着长期的折磨，许多人惨遭杀害。即幸而未死得到自由的，也多数身心被摧残成了残废者。这个罪恶的渊薮，真是人间的活地狱。

笔者曾在那里度过长期的苦难生活（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六年），至今犹悲愤填膺，认为有必要将亲身经历及所见所闻公诸于世。

## 一座庄园式的大魔窟

这座集中营因设在贵州省的息烽县而得名（以下简称息营）。但反动派为了美化自己，却不由它集中营，而称之为“新监”。息营设在息烽县城外十二华里的小市镇阳朗坝附近一里左右的山窝里。集中营本部，被包围在山岭之中。黔渝公路虽然从它面前穿过，但它为群山所掩蔽，身过其地的人，如果无人指点，也不知道那儿有一个庞大的秘密魔窟。

在到阳朗坝之先，从迂曲的山坡远望，隐约可见几十座高低不一的碉堡，那就是息营的所在地。将到阳朗坝时，有几重城垣式的围墙，随着山坡逶迤起伏。在围墙之中，有几十栋密集交

错的瓦房和几座碉堡式的高楼，即是息营的本部。论面积，约有二平方华里之大。东西短而南北长，里面有山有湖（反动派取名为明心湖），还有几十株百年以上的参天大树点缀于其间。据说这里原是一个大地主的庄园，后由军统扩建改造而成息营。因此，房子的结构形式不一，新旧相间。从它的内部布局来看，是相当复杂的。除了息营本部几个行政单位办公处之外，还划分为几个部分。男监分为忠、孝、仁、爱、信、和、平七个大斋房。女监称义斋。两监共可住四、五百人。女监原与男监相毗连，后来另辟新监，就与男监隔绝了。特监之外，是一些单独的平房。工厂单位很多，但最大者为印刷所的排字车间。警卫队部分，所占面积亦大。还有可容一千人的礼堂，以及小教室、大操场、球场、合作社、菜圃等。

息烽县城设有一个庞大的特务训练机关，即军统与美国特务组织合作举办的息烽特训班。它与息营虽然性质不同，但都是屠杀人民的工具。

国民党反动派之所以要在息烽建立这个规模庞大的集中营，是因为抗战节节败退，过去在上海、南京、北平、武汉一带所逮捕的人太多，既不能全杀，也不敢全放，因此就转移到集中营来囚禁。其所以选择在息烽，主要因为贵州远在抗战后方，而息烽又位于万山丛中，不但容易保密，而且难以发现；另外，因息营距贵阳不远，且在黔渝公路线上，交通方便，易于控制。

反动派为了保卫这个特务区域，是经过仔细考虑，周密部署的。在人事上，抗战期间息烽几任县长都是军统分子，不少乡镇长都是国民党和三青团的骨干。至于息训班的全体教官、职员、学生，其反动本质那就更不用说了。息烽在行政区划上，虽由贵州省府管辖，事实上则俨然象一个独立王国，省府是一切不能过问的。“息营”曾囚禁过杨虎城、黄显声、罗世文等重要政治人物，警戒极为森严。它直接指挥的武装有行动组（即第二组）、